

彭见明

将军和他的家族

JIANGJUN HETAI JIAZU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 云
封面设计：袁银昌
插 图：沈浩鹏

将军和他的家族

彭见明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75 插页6 字数294,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ISBN 7-5321-0083-9/I·57 定价：3.25元

内 容 提 要

1975年，将军许光杰从部长岗位上被逼离休，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羊古坳。他面对贫穷落后闭塞的小山冲，不甘心在煤油灯下度过他的余生。他带头捐献巨款，决心与乡亲们自力更生修建水电站。这给古老的山冲带来了生机，也给许氏家族带来了冲击。诸如侄媳毛素琴搞倒卖活动并与人通奸；支书许重山的贪污等等；在历史与现实，信任与欺骗所引起的纠葛中，产生了一连串震动。特别是将军与发妻兰干娘，儿子许黑的既真实又有几分神秘的关系，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遐想。

故事结束了，人物还在活动。生活的激流仍然在向前涌动……

第一章

公元1975年的一个季春夜。

一行急骤的脚步在顺黑河而下的山间小路上疾行着……

从白云山深处流下来的黑河，在枯水季节，它象一条轻柔而透明的带子，温顺地悄没声地穿行在巍峨的大山之间。太阳在它的跳跃的纯净的身躯上反射出无数种美丽的光斑来，远远看去，俨然是给身着绿装的大山系上了一条色彩斑斓的领带。

而在眼下，在这桃花汛期，黑河则完全改变了它昔日和善的面孔，变成了一条凶猛无比的恶龙。它猛烈地推搡着从各个山涧里聚集而来的枯枝朽木，肆无忌惮地向着河道的每一处弯道、每一群礁石撞去，撞去。把巨大的朽木砸得粉碎，激起滔天的浪花，随时可以连根拔去不顺眼的大树，甚至是房屋、耕牛。整日整日的发出怕人的啸叫。那使人寒颤的水雾，则终日笼罩着它所经过的谷地和山垅。

当黑河发怒的季节，别说是傍河走路的人得格外小心，就是山中的各种禽兽都变得谨慎异常，躲开这条发疯的河和那巨兽般的吼声远远的。口渴了，不得已要去黑河喝一

口水，便小心翼翼地用脚爪抓牢岸上的泥土和树根草须，伸长脖子把嘴伸进水里。它们晓得：只要一失足跌入那股恶流之中，顷间便会被那巨大的漩涡把你弄昏，然后举起来狠狠地砸向岩群，直至粉身碎骨。

就是飞禽，你也得警惕。黑河里经常翻滚着五颜六色的羽毛呢。而那敢于弄潮，无视山中一切的苍鹰，也时常在河中可以看到它们同伴的黑色的尸体……

这是一个漆黑的春夜。春日里满山清翠、烂漫山花，现在全被黑夜用一匹墨色的绒毯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了。天公连一点点熹微的光线都不肯施舍给人间。偌大的山川里沉寂得怕人，一切山间的生灵全都歇息了。连指望着在夜里劳作的猫头鹰都不作声了。它们，都害怕这过于浓重的黑暗么？

只黑河，继续抖弄着淫威，在空寂的山涧里发出更为粗野、更为恐怖的喊声。

然而这脚步，这急疾地行走的脚步却坚定地在黑河边踩着“叭哒叭哒”的响步。它不在乎黑浪随时朝小路上袭来的危险。

一前一后有两个手电，时暗时亮，照着一行十只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跑山人的脚杆在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急行。看不清人的上身，更看不清人的模样。夜行人的肩膀上还扛着东西，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电筒照耀下的脚杆，准确而小心地踩在狭窄的小路上那最稳实的部位，不偏不倚不失脚——这并非夜行人的意识支配着每一个步子的移动，那是山中人天长日久磨炼出来的独到的走山路的本

事……脚杆上，有穿着黄色跑山鞋的，也有穿麻草鞋的。有的穿着袜子，有的光脚套上鞋——都被泼上路来的河水打湿了，一直湿到膝盖，裤管紧贴着腿肌。

“快到石子岭了。”有人说。

“走了十七里啦。”

“那年，”有一个稍弱一些的声音缓慢而机械地说，“那年一口气打垮敌人两个营，就在这石子岭的坡脚下……”

“你一个人缴了五枝枪。”有一个似乎是年轻人的声音接着说。

“嘿嘿……”有人小声地笑。

人们大概听说过那个打仗的故事了，所以能一个接着一个续完那要讲的故事。

“不错，是五枝，其中有两枝是……”

有人踢下深涧一块石头。石头滚下河去，发出“咚”的一声响。那个枪的故事被中断了。

石子岭埂上，闪了一下亮光，又闪了一下亮光。给天边的黑带来一点生机。那大概是居住在偏僻山垅里的人们晚上去几里外的人家串门解闷的足迹。伴着亮光，夜风不时吹过来几句山歌：

……

正月开矿是新年，
特来辞别我娇莲。
心中只想宝山去，
丢下我姐守空房，

忧忧闷闷想情郎。

二月开矿暖春来，
单身日子真难捱。

.....

低沉的男声，无聊而拖沓的腔调，在那山间萦绕着、回旋着，使得这黑夜更寂寥，更深沉。

“重叔，你说说看，他老人家是真正想回，还是不得已要回？”

“难说。”叫重叔的答。

“照说，他这样的大功臣，谁敢把他怎样？莫非是吃了豹子胆？”

“难说。现在的事，都难说。”

沉寂。只有“叭哒叭哒”的密集的步骤声和河水的“哗哗”声。

石子岭上那点光不见了，山歌声非常弱小了，但仍旧听得到一丝：

九月开矿是重阳，
造成官宝用船装。

.....

“前面是金甲寺，过了金甲寺便是虎形埂。一过虎形埂，路就好走了。”那个讲枪的老者的声音说。

“我还是不解：未必乡下比北京的日子好过？起码一条：没有电。有个三病两痛，医生都没处请……只怕是好日子过厌了呵。不耐烦了，想回乡……”

“放屁，是好日子人家不晓得在北京过？”另一个粗喉咙反对说。

“……倒也是。倘若不顺心，福也享得没意思。人活在世上，头一要顺心。”

“重叔，‘难说’吗？”

没人接腔。

在另一个山垭上，又忽闪着一个手电筒光，又飘来一个悠扬的唱歌声：

天也空 哟地也空，
人生犹如在梦中；
田也空(来)土也空，
换了多少主人翁；
月也空来日也空，
来来往往有何功；
金也空(来)银也空，
死后何曾到手中；
妻也空来子也空，
黄泉路上不相逢。

……

这不是山歌，是夜歌。是乡间死了人，在那漫长的守

灵夜里唱的东西，那曲调悲怆凄凉，使人不得不出许多惆怅和空虚来。

这可是1975年啊，是不该唱这种东西的年代啊。可是，在这远离世界的荒林僻野中，该唱什么才好？唱了这个又如何呢？

夜行人都讲究唱歌。白天从不唱的人，夜间都要唱的。恐怕一是为了壮胆——用歌声来战胜这夜山川里无边的寂寞，二是为了解除疲劳，那一动脚便是几里几十里的盘山路，不是很容易就走过去了的呢。

往往，只要有人开了腔，另外一个夜行人便必然的要把歌接下去，对开来。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熟是生，隔着河，间着坡，都会很自然地把那条“线”牵起来。

这一行夜行人，肯定有唱歌里手，然而却没有人把歌子续下来，唱开去。他们只顾走路，只顾把心事想下去。

“重叔，你说说看，他老人家是长住还是短住？”

“长住怎样？短住怎样？”

“长住嘛，要做房呀，他那老屋里，墙上开了五寸宽的坼，说不定哪天会倒。下雨满屋子漏，象话么？短住嘛，也要想办法才行。”

“这个问题，大队上有考虑。”叫重叔的语气很有点份量。

“重叔你估估，这次他回来，行李多还是行李少？要是行李多，我们这几个人吃不消的。”

“难说。”

“再来一趟嘛，那要什么紧。”讲枪的故事的声音。

“谁也没畏过难。”那声音有点委屈。

“……他北京还有一个女，也不送送爷老子，真是！”

“重叔，你听清了说就只他一个人回来？”

“听清了。”

“真是，无用的东西。”

“要她送什么？老人家是我们羊古塄人，我们来接，日后我们来养。一笔写不出两个‘许’字。”

“是这话！”

人们有些激动。

已经走到了黑河的下游。暴躁的黑河平静了一些。

山风和肌肉运动产生的热量把沾湿了的人们的裤管“烘”干了。

当熹微的天光终于把巨大的山的影子映照出来，夜行人已经把它甩在身后老远了。

“啊呀。”人们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眼前一片开阔。

可以依稀辨出，这些人肩上扛着竹杆和睡椅——这是去抬人的。一行五个人中：有头发斑白、迈着罗圈腿的老者，有中年的精瘦的汉子，有年轻力壮的在春天里敢敞着胸赶路的小伙子。

这是一批来自白云山下的羊古塄人。

他们去接一个人。一个曾经在白云山老革命根据地打游击，然后跟随彭德怀元帅上井冈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老功臣。

许光杰！

这个曾经使敌人丧胆，使整个羊古塄人民荣耀了几十年的名字，曾经在国务院担任过部长的将军，现在要回来了，要回羊古塄来了。

这不是回来观光，回来看望乡亲们。解放到现在，他一直没有回来过。担着重任哪，他没有工夫怀旧。乡亲们是盼着他回来的，他们都想看一眼他们心目中的偶像。然而乡亲们都十分理解他的心情——把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

现在，要回来了。好！羊古塄欢迎你。但是……这样的回来却包含着一种令人心碎的成份。那是怎样的回来呢？虽说其中的许多关节，作为消息闭塞的山里人是弄不明白的。但人们从那个带信给大队支书许重山的收山货的老人口中，得知将军的回来，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

收山货的老人这样对重山说：县里不派车送将军，让他们去接。

重山当即狠狠地摔碎了一只碗。

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位战功赫赫的老功臣来到一个山野小县，居然没有人接待，不派车。你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可以坐着车四处兜风，而将军，你可以晾着！

更有甚者，据收山货的老人说：本来将军半上午就到了县城，由于电杆被黑河冲垮，电话打不进，县里再没派人与羊古塄联系，是他听到消息之后，拔脚便往山里赶来送信的。当他的报告到达羊古塄时，远远近近的农家都陆续地吹灯睡觉了。

要是在平时，北京来了一位部长，你小小的县委书记点烟泡茶都排不上队！而现在，则可以如此藐视将军，这

说明世事已经有多大的变化，问题有多么复杂了。

这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就传遍了羊古塆。因而也就在人们心上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许重山当即喊上几个人，利索地准备好睡椅抬杆，连夜走小路往县城赶。你县上不送，没什么要紧，将军是羊古塆的，理应自家人去接。只要到了羊古塆的领地，你们休想动得将军一根毫毛！

将军好几次写信回来，说要回家乡定居。想不到这已不再是打算，而且竟回得这样快，这样特殊，这样令人不可想象。

整个羊古塆人一晚都没睡稳。望着远去的一行人，整个困心都被他们牵走了似的。

这世界，你终究要变成什么样呢？！

天亮时分，以羊古塆大队支书许重山为首的一支五人队伍，风尘仆仆地走进了县城的东门。

他们刚刚过完一架用十四只船搭起来的浮桥，便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迎着他们，问：

“借问，你们是从羊古塆来的吗？”

“正是。你同志……贵姓？”

“首长住在招待所二栋十五号，你们找他去吧。”

“麻烦了，麻烦了。借问你同志，首长身体还好吗？”重山问，随即递过一支烟。

“蛮好，你们什么都不要担心，生活都安排好了。他是昨天上午到的，你们晓得啦？是听收山货的老尹说的？”

“正是。你同志贵姓？我们好谢你呀。”

“别说那些啦。快去吧，首长盼望你们。”那干部模样的同志急匆匆地走了。象怕别人看见他会说闲话似的。

“好人，好人。”头发斑白，迈着罗圈腿走路的老人许夸凡喃喃地说。

他们没吃早饭，便直奔招待所。出人意料，招待所里那个模样儿极俊的妹子却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首长清早便上水轮泵站去了。你们坐吧。先喝点茶，洗洗脸。”她说着一双手灵巧地泡茶打洗脸水。

雪白的带盖的瓷碗内泡着喷香的茉莉花茶，崭新的毛巾上散发着很浓的香皂味儿，一古脑儿摆在山里来的汉子面前，倒使人们不由得拘谨起来。在山里荒唐地过惯了糊涂日子，加之很少出门，使他们对于这山外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待遇竟觉得受当不了。只许重山曾经在这里开过三级扩干会，见过一些世面（不过，他住的是八张床的房间，洗自己的毛巾，用家里带来的口杯），说：“洗洗，洗洗。喝杯茶。”自己便带头动手洗脸。有两个壮汉不忍洗脏那毛巾，硬是到屋外的冷水龙头里先洗过一次才进来揩脸。

“首长身子还健吗？昨天没晕车吗？说是坐长途汽车来的，真苦了他老人家。”重山问那漂亮的服务员妹子。

“很好，饭也能吃，精神挺不错。他说要是早回乡下来了就好，说北京不好呆，空气不新鲜。嘻嘻，昨晚上硬要我们陪着爬上了县委会后面那个山包，嘻嘻，累死了，结果好久都不下来……”

“这就好，这就好，只要人健就好。”许夸凡抹一抹眼睛，

动情地说。

“他有好多行李？”一个壮汉问。

“行李？”那妹子一挑眉毛，说，“喏，全在那里。”她指指靠墙角的一只旧皮箱。

那是一口磨破了角的老式牛皮箱。箱上放着一顶灰色旧帽子，一根用树根雕刻出来的褪了色的手杖。

“就那点东西？”

“就那点。”服务员肯定地说。

人们都没说什么了。心里猛地象塞上了一团东西。

热情的服务员叫他们上餐厅吃早餐。本来，那熬过了通晚的肚子是可以装不少东西进去的，但人们都觉得肚子里满满的，什么都不想吞下去。

“吃点，吃！”支书要发脾气了，“你们晓不晓得，今天还要走几十里路！”人们这才硬往肚里乱塞了点包子馒头。这包子馒头雪白，却不好吃。

当他们重新回到二栋十五号房间，喝完一杯茶，带拢了的房门被推开了。

一个精神抖擞的瘦瘦的小老头出现在门口。他不高，虽说眼角和额上爬满了皱纹，但朝上梳着的头发却是乌青的。他穿着半旧的铁灰色中山装上衣，一条深蓝色的毛哔叽裤子，裤脚口和屁股上都磨起了毛，现出一个淡淡的白印子。

他在门口稍稍停留了一会，用一双明亮而有神的眼睛朝屋里五个人扫了一遍，然后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大喊一声：“夸凡！”便迈着硬朗的步子朝房里奔来。

几乎是与此同时，许夸凡老人也颤颤地喊：“光杰。”两

人便在一瞬间扭作一团。

“好好，你也来了，好……”将军紧抱着比他高出半个头的山中老汉，用手不停地拍着那个削瘦的肩膀，喃喃地说着什么。

许夸凡则老泪纵横，“噗噗”地往地板上掉。

许久许久，他们才镇静下来，让年轻人扶着坐到沙发上。

“光叔。”“光公公。”重山和壮汉们一一这样喊过将军。

“这是重山，这是二猛……”夸凡老人把晚辈们介绍给将军。

“好，好，都坐都坐。”将军说。声音是洪亮的。

然而大家都没坐，眼睛红红的。

将军惊讶了：“怎么？我回来了，你们不高兴么？”

“高兴，”许重山轻轻地说，“可是，光叔，你却是个样子回来。”他看一眼墙角的旧皮箱，不由得又鼻子一酸：“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回来！”重山这么一说，其他人都忍不住转过脑壳，几乎是哭开了。

是呵是呵，眼下的这个小老头，怎么与他们心目中想象的那个带兵打仗，驰骋万里的威风赫赫的高级将领相差那么远呢？还有那只旧皮箱，比一个搞副业的好不了多少。几十年革命，几十年奔波，几十年的积累，全只装在那口箱子里吗？

在将军侄儿许松林屋里，他们见识过将军50年代戴着肩章照的相片，那多威风，多神气！二十年以后，竟成了这么个模样。这乱七八糟的世道，你是怎样折磨我们的英雄

的呢？可憎的世道！

四十来岁的许重山，本来是极有涵养的。然而今天却表现得极脆弱和无克制。难怪他呢，他听到的关于将军的遭遇比别人要多，当今天看到将军竟被弄成一个普通贫民一般，连那个暗中替将军效劳的干部都不愿说出名字来，他压在心中的酸楚再也无法压抑了……他觉得在他的生命史上，没有流过眼泪……可这会儿……

将军看出了这种气氛不对。这不是高兴的眼泪。忙说：“哈哈，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回来？我说你们是怎么了？我不是好好的吗？你们不要小看我那只旧箱子哩，就是用金箱银箱都换不走我的。那是南下时我们司令员送给我的呢。我几十年来都把它带在身边。”

“可是，光叔，你完全可以在朝理事的，你还硬朗着哩。”

“不不，是我辞官不干的。哈哈，我要回家乡来住几年。要是身体不行了再回，就迟啰……孩子们，你们不要乱想什么，都很好，很好，真的。夸凡，我信中不是这样说的么？”

“是倒是。兄弟，你这次回来，有些奇怪。怎么县里连车都不派？”许夸凡愤愤地说。二十年代，他和许光杰一同打游击，后来负伤留在地方。他们经常有些联系，彼此兄弟相称。

“不许这样说。”将军正色道，“夸凡，你是老革命，重山，你是支部书记，一个基本道理你们要懂：共产党员要能官能民，共产党员不许搞特殊。为什么我回来就一定要派车？回去以后，你们不要乱说什么，你们是有威信的人

物，不要因为你们的情绪影响了大家。我这次回来，是回乡作老百姓的，不是回来当官。记住啦？”

“嗯。”重山答。

“好吧，你们来接我，我心里高兴。现在听你们安排。怎么走法？我想马上就回羊古塆去。松林信上说：石庙那根古樟还在，夸凡，我们做细伢子的时候，就上树去掏过鸟蛋，你看那树有多大年纪了！这树完全可以写进县志。松林说：黑河上游的那个仙女礁仍旧没倒。看上去风都吹得那块石头倒，可是黑河年年发水，都冲不倒它，也怪……唔，今天松林怎么没来接我？”将军问。

“昨天晚上十二点才接到你回来了的信，我没叫他们兄弟来，房间也要收拾收拾呀。”重山说。

“唔，好，反正要见面的。我喜欢我那老实侄子。好吧，我们这就动身。”将军站起身来，显得迫不及待似的。

“我们先搭三十里车，下车后，我们抬你回羊古塆去。”重山说。

“抬，用轿子抬？”将军问。

“正是。你看，我们都准备好了。”重山指着窗外的抬杆睡椅。

“我们羊古塆原来的地主许荷生就坐这种轿子。今天我也坐这种轿子？有意思。好！我坐，我还没坐过哩。不过，许荷生也不算坏，夸凡，那年他借给我们几十担谷？我不记得了。要不是他那谷来得及时，我们在山上真要熬不住了。”

“三十五石。”